

冯友兰：春蚕吐丝 天人合一（二）

作者：余开亮，李满意

摘自《国学大师养生智慧》

二、哲人的本色——不着急的处世态度

◆ 而当别人问及冯老的长寿秘诀时，对中国传统哲学深有研究的他只有三个字：“不……着……急。”

◆ 具有“天地境界”的人，对于宇宙人生已有完全的了解，这种了解是对宇宙人生的最终的觉解。

理性叔本华说人的存在原是永无休止地受着意志的支配和奴役。而中国人似乎看透了一切，绝不会为一餐美味而奋斗得失去胃口，而宁愿把琴棋书画、山水乐趣当作人生要义，而视功名利禄如过眼烟云：“千金散尽还复来，莫使金樽空对月。”所以一百多年前，美国传教士亚瑟·亨·史密斯在其所著的《中国人的性格》里，列举中国人性格特征有：节俭持家、不紧不慢、因循守旧、随遇而安、顽强生存、能忍且韧、知是常乐等，应该说，这里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我们的民族的传统性格。而当别人问及冯老的长寿秘诀时，对中国传统哲学深有研究的他只有三个字：“不……着……急。”这三个字精辟地道出了中国人乐天知命，知足常乐，隐忍安泰的民族特性。因为中国人主张天人合一，不擅长也不敢和天做斗争，而一般是和自身的欲望作斗争，尤其是儒学一统天下之时，它深刻地揭示了“欲壑无穷”的道理，一方面可能极大地限制了民族创新能力并阻滞了生产力的发展；另一方面这种人生哲学中又深藏了一种“无欲是福”的智慧，造就了乐天知命的民族特性。生在黄土地上，死回到黄土中，看似麻木的生活，也自有一份淡泊安适。

这种从容和安适地处世观念，正是冯老长寿一大秘诀，任何时候都不慌不忙，即使是生病，面对生死之时。1982年9月，冯老在长子和女儿的陪同下游览新泽西的天然动物园，在返回纽约的路上，车轮坏了，一时找不到地方修车只能向路边的车求救。在等待的一个多

静地坐在

叶的
人生
业之

子云：“假我数年，五十以学易，可以无大过矣。”五十岁以前，没有足够的经验，不能理解周易道理；五十岁以后，如果老天不给寿数，就该离开人世了。所以必须“假我数年”。若不是这样，寿数并不重要。

冯老一生研究哲学，并打通了中西哲学通道，他明白也体悟到了众多的人生哲理，所以他能够做到常人做不到的事。他的“天地境界”就非一般人能够做到的。

1. 天人合一

冯老提倡正确的生活方法，主张以正确的生活方法指导人生，以求取人生的幸福。而其幸福的途径就是确立正确的生活方法，这就要发挥人的理性作用，就是冯老所说的对于生活的觉解。觉解使人不是被动地适应生活，而是主动积极地安排人生。而且人借助理性，不但能安排好实际生活，还能理解人生的意义和价值。所以冯老强调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取决于人对于宇宙和人生的觉解。尽管人们生活在同一个大千世界，同样面临生老病死等人生问题，但是对于宇宙人生的“觉解”是有差异的，因而形成不同的人生境界。

另外，现代人生理论问题，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，还有现实生活的矛盾，使冯老更加关注人生，从而形成了他的人生境界理论，诠释了他所理解的人生价值。由于世界上没有两种完全相同的人生境界，冯老认为对人生境界的区别，只能略其小异，而取其大同，所以他将人生境界区别为“自然境界”、“功利境界”、“道德境界”、“天地境界”四种类型。

冯友兰人生境界四类型

境界类型	境界特征	人生常态
自然境界	自然的、生物学意义上的生活	生活在这种境界中的人不了解自身的生活性质和行为，人生一片混沌。因此他们虽然也有自己的人生，但并没有什么意义和价值。
功利境界	为我、为利的生活	生活在这种境界中的人，对自己的行为已有了清楚地了解。但这种了解限于通过自己“心灵的计划”和自觉的行为来谋求自身的利益。
道德境界	行义、为公的生活	生活在这种境界中的人依照“伦”“职”的标准，规范自己的行为，便是“尽伦尽职”；“尽伦尽职”的行为便是道德的行为。
天地境界	事天、觉解宇宙的生活	生活在这种境界中的人对于宇宙人生已有完全的了解，这种了解是对宇宙人生的最终的觉解。因此，“天地境界”可以使人的生活获得最大的意义，使人生具有最高价值。

对于冯老来说，天地境界是生命追求的最高层次，也是他一生孜孜以求的人生境界。所以冯老常说“人与天地参”，在他的心目中，人是与天地等同的。因而冯老不会去为了一己私利而钻营，而是把万事都看得很开。

在 1941 年，冯老曾发表《孟子浩然之气章解》一文：

“浩然之气”能使人堂堂立于宇宙间而无惧；养“浩然之气”方法有二，“一方面是对宇宙有正确底了解，此了解即是道；一方面是力行人宇宙间应有义务，此义务即是道德底义务。合此两方面，即是“配义与道”。常行义即是集义，集义既久，则浩然之气自然而然生出，一点勉强不得。

其实这个“浩然之气”就是“道德境界”和“天地境界”类似之物。冯老认为要达到人生的“道德境界”或“天地境界”要靠“人化”，而“人化”主要需依靠文化，冯老所指文化主要是中国传统文化。冯老曾说过：

儒家、墨家教人能负责，道家使人能外物。能负责则人严肃，能外物则人超脱。超脱而严肃，使人虽有“满不在乎”的态度，却并不是对于任何事都“满不在乎”。严肃而超脱，使人于尽道德底责任时，对于有些事，可以“满不在乎”。有儒家、墨家的严肃，又有道家的超脱，才真正是从中国的国风养出来底人，才真正是“中国人”。

所谓真正的中国人，就是冯老眼中具有“道德境界”或“天地境界”之人；而冯老一生亦可以说是真正的中国人——严肃而超脱：严肃对待学术人生，却超脱了物质和名利人生。冯老提出的“道德境界”和“天地境界”，暂不论其学术意义，而其对于当下国民素质思想建设意义重大，同时也为养生理论和实践提供了很好的参照和借鉴。正是因为冯老追求的是天人合一的人生境界，冯老才能真正做到淡泊名利，不计个人得失；他可以宽容待人，包括朋友和曾经伤害过他的人，豁达地看待人生的挫折起伏。

2. 不计得失

冯老一生对物质生活的要求都很低，他的头脑里除了哲学，还是哲学；所以他不计较也没有多少时间计较物质利禄，个人名利这一类东西。

早在 1935 年，冯老在北平成达师范给学生讲演“青年的修养问题”时就说：要忘却成败。我们无论做什么事，如果把成败看得太真，就要感到许多痛苦。譬如，比赛足球，胜利了就愉快，失败了就不高兴，把胜败看得太真，就没有意思了。我们在一生中，所想做的事不一定都能成功，而尤其是新兴的事业，那更没有把握了……我们无论做什么事，一方面应该忘去成败，但一方面也不要希望太切，往往天才越高的人，希望成功的心也就越切。一旦不成功，就垂头丧气，什么也不想做了……这种代表人物，是汉朝的贾谊，贾谊虽然很有才华，但是缺少修养，所以也是不成的。

冯老不光鼓励学生注意这方面的修养，他自己也是身体力行。1948 年冯老毅然放弃海外的优越条件从美国归来，并带回来一个电冰箱。当时这冰箱是清华大学惟一的，即使北京城估计也很少见。然而当冯老知道清华大学校医院急需冰箱时，便毫不犹豫地捐出。但是这件事以讹传讹，到了胡适先生的《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》里就变成了：

冯友兰在那边（大陆）认过一百三十次的错，自己承认是无可救药的资产阶级。他本来是个会打算的人，在北平买了很多的房地产。1950 年在檀香山买了三个很大的冰箱带回去，冰箱里都装满了东西，带到大陆去做买卖，预备大挣一笔的。他平日留起长胡子，也是不肯花剃胡子的钱。

可见传言与真实之间的差距，倘若胡先生若地下有知，不知要做何感想。晚年冯老还向自己家乡的中学和图书馆捐款，并在北京大学捐款设立冯友兰学术基金，尽管数目不多但表达了

冯老对学术继承队伍的关心。因为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他就戏言自己“家财万贯，膝下无子”，意即自己可以教的东西很多，但是却没有人给他安排继承人。他不介意将自己平生所学授予他人，反而是怕找不到这样合适的继承人。

一直到晚年，尽管冯老历经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各种风霜，饱受身体和精神上的折磨，但是冯老并没有将这些放在心上，而是抛开以前，放眼未来。1983 年，同庚的冯老与金岳霖两位老先生在做 88 岁“米寿”（米字拆开是八十八）时，冯老写下两副对联，一副给自己，一副送金岳霖老先生。他写给自己的是：“何止于米，相期以茶；胸怀四化，意寄三松。”意思是期望自己能活到“茶寿”（茶寿是 108 岁，“茶”字上面“廿”是二十，下面也可拆为八十八），能够为我国实现四化而努力，意寄陶渊明抚松而徘徊的境界，而不计较现实得失，意境高远。如果人人都有冯老这种不计较的精神，相信不但我们的生活会更美好（俗话说退一步海阔天空也是此意），而且国民的平均寿命也会提高。因为不计较就会少生气，少生气病也自然就少了，身体才会健康。

3. 宽容豁达

冯老之所以预见中国哲学将来在世界哲学中会大放光彩，是因为他赞同张载：“有象斯有对，对必反其为；有反斯有仇，仇必和而解。”因为他觉得西方哲学强调对立面，而中国哲学则主张“仇必和而解”，两者的结合才是完美的。冯老还将“仇必和而解”贯彻到他的为人处世之中。哲学家的为人处世往往不同于常人，而且往往为人所称道，可见哲学与人生处世关系密切，冯老曾有一篇小文章专门论述《哲学与人生之关系》。冯老指出：哲学除了可以养成清楚思想和怀疑的精神之外，学哲学可以养成容忍的态度和开阔眼界。对此冯老说：

世上的悲剧，有许多是由于人之无容忍态度造成的……我们应当知道宇宙是多方面的，不是一方面的，人因其观点不同，故所见亦异。人人都有容忍的态度，才易互相调和，不易有什么冲突。……哲学的对象是宇宙的全体。由宇宙的观点看起来，所谓人世间，可以说小到不可言喻了……人世间的成败祸福，皆无可注意的。能有这种眼界者，即如庄子所说：“死生无变于一己，而况利害之端乎？”如果人人能够如此，世界上争权夺利的悲剧，或者可以少演几次吧！

冯老被誉为新儒家的中间力量，他认为“孔颜乐处”是把出世和入世的精神结合起来，从而达到彼岸性和此岸性的统一。1935 年，冯老在清华大学讲演“人生术”时，特地谈到了道学与人生幸福的关系：

人生术很多，今天只讲一个，就是应付情感的方法。情感包括喜怒哀乐，虽然幸福的整个问题不完全在情感上，可是喜怒哀乐都于人生有大关系。如《三国》上的三气周瑜，一下子给气死了；《说岳》中的牛皋捉住了金兀术，把金兀术气死，牛皋乐死了；这都是情感的作用。……程明道《定性书》说：“天地之常，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；圣人之常，以其情胜万物而无情。故君子之学，莫若廓然大公，物来而顺应。”……如某人和他的太太打仗了，一生气连茶碗都摔了，就因为他未能廓然大公，物来顺应。……廓然大公，的确对于人生幸福有莫大关系，对于一个人的事业成功，亦很重要。人常说的“旁观者清，当局者迷”，就是不能廓然大公，有我之存在，总是战战兢兢，患得患失，结果也许很糟。譬如我们现在在这地平线上，我们什么不想，可是如果路的两旁都是阴沟，就要战惊起来，也许因为这一战惊就糟了，如果还像走平地一样的态度，本可以毫无问题地安然度过。所以大公无私。无我无己，若在道学家的棋牌约束下讲起来，很无味，但实在他们是对人生幸福有关系的。

正是本着廓然大公的人生态度，冯老在做人的方面做到了宽容豁达，即使是曾经批斗和伤害过他的人。尽管冯老后半生大部分时间都在被人批斗，但是冯老对于批判他的人从来没有记恨过，即使在家里也没有对哪一个批斗他的人发过牢骚；因为他知道那些批斗他的人大多也是处于无奈，并且他们心里也不好受。所以冯老常说：“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。”当年红卫兵曾几次抄冯老的家，并把冯老的衣服都锁起来，任夫人找他们要钥匙，他们总推诿不给，冯老就用一个麻袋披在身上御寒，还觉得可以自由使用很好。但是冯老根本没有记恨他们，还把借给来北京串联的红卫兵的被褥自己拿回来洗。

对待朋友，冯老也是宽厚为先。1985年，冯老90岁寿辰时，想邀请梁漱溟老先生参加北京大学哲学系为他举办的庆祝会。梁老在电话里说天冷无法出门，因为当时梁老也已是93岁高龄。几天后冯老收到梁老的信，据宗璞女士回忆，生性耿直的梁老在信中直言不讳地说：北大旧人惟我二人存矣，应当会晤；只因足下曾谄媚江青，故我不愿意来参加寿宴。如到我处来谈，则当以礼相待，倾吐衷怀。而冯老看后却并无愠色，还说敢于这样直言的人很难得，并寄送梁老《三松堂自序》一本。尔后冯老书信给梁老，谈及自己在《三松堂自序》里解释了所谓谄媚江青事件的来龙去脉，希望梁老看后会有谅解之心。这年年底，两位世纪哲学老人终于友好地会晤了。

另外，冯老诸事都为别人着想，尽量减少麻烦。宗璞女士后来回忆说：

朋友都惊讶于我家饭食的粗糙。而父亲从来没有挑剔，从没有不悦，总是兴致勃勃地进餐，无论做了什么，好吃不好吃，似乎都回味无穷。这一方面因为他得天独厚，一直胃口好。他常自嘲：“还有当饭桶的资格。”另一方面，我完全能体会，他是以为能做出饭来已经很难，再挑剔好坏，岂不让管饭的人为难。

正是因为有一颗宽容豁达之心，冯老才能在被批得体无完肤，又屡逢死别的险恶环境里生存下来，并且到九十几岁的高龄依旧思维清晰，记忆力超强，没有一般老年人的执拗和怪脾气，如果没有博大包容的胸襟和大度的处世观，是没有办法做到这些的。因而即使到了晚年冯老耳目失聪后，他依旧平静自如地生活一点也不烦躁。他成了准盲人后，喜欢背诵韩文杜诗，朗诵诗词使他保持安宁的意境和怡悦的心情。这种宽厚闲适之心对于冯老的长寿无疑帮助很大。